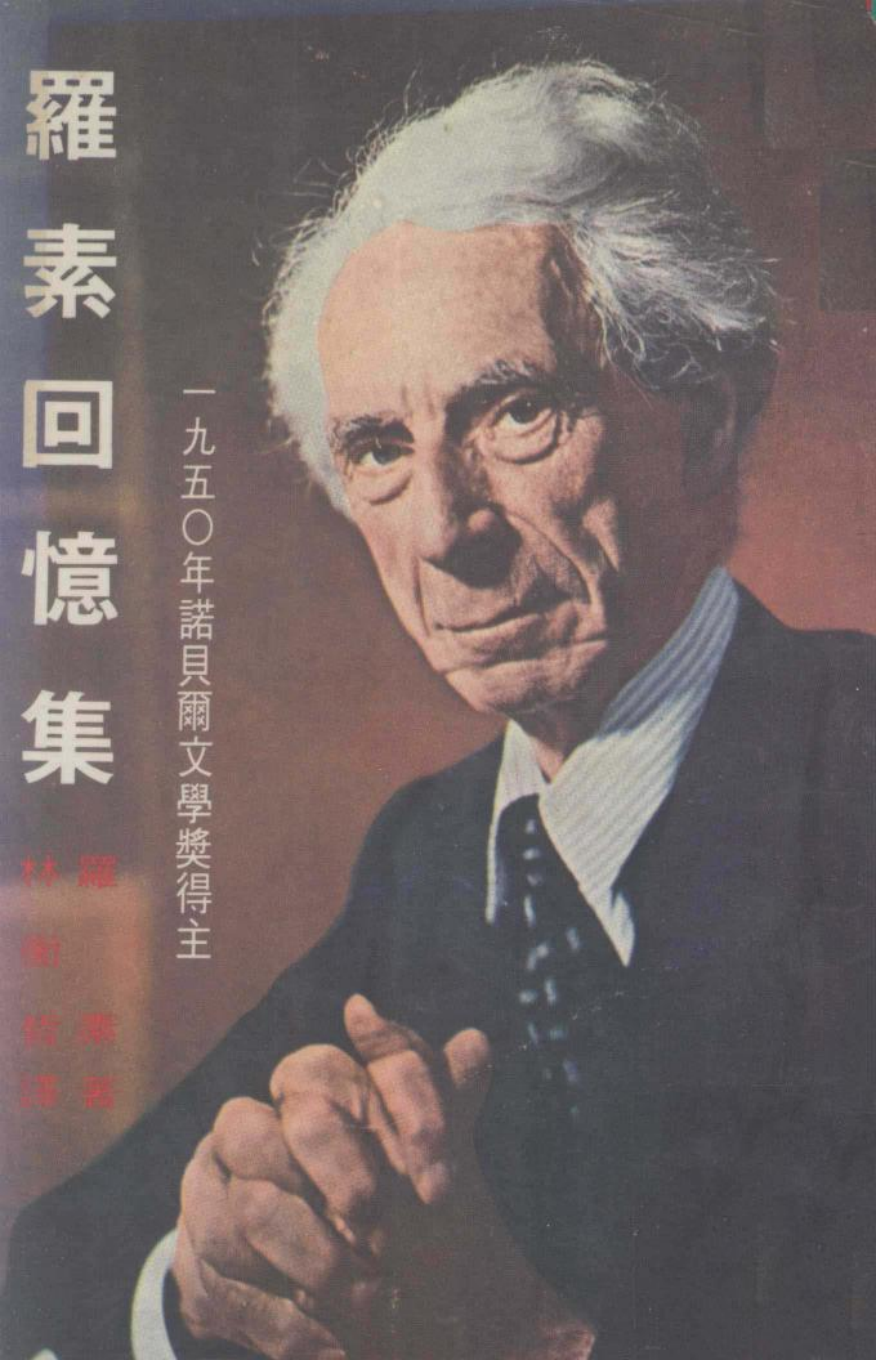


羅素回憶集

一九五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林羅
衡
竹素
譯著



新潮文庫

1

羅 林

衡

素 哲 著
譯

羅素回憶集

志文出版社印行

羅素回憶集

新潮文庫 1

原 著 者	羅	素
譯 者	林 衡	哲
發 行 人	張 清	吉
出 版 者	志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臺北市天母一路40街8巷6號	
郵政劃撥	六 一 六 三 號	
電 話	八 七 一 九 一 四 一 八 七 一 九 一 五 一	
初 版	五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再 版	七 十 一 年 九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定價 70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譯者序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說：『閱讀羅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的時光之一』，這句話差不多可以代表西方知識份子，對羅素作品的感受。生為二十世紀的人而沒有看羅素的作品，其損失猶如十九世紀的人沒有聽到貝多芬的音樂，十八世紀的人沒有看到歌德的著作。歌德的作品，綜覽了十八世紀西方人的精神，在貝多芬的音樂裏，我們聽到了十九世紀西方人的精神曙光；而在羅素的作品裏，我們也看到了二十世紀人類的精神理想和時代危機。人類歷史是否只延續到二十世紀為止？世界是否有未來？人類是否有前途？這些事都必須由人類自己來做抉擇，上帝與其他動物都是無能為力的，要是人類最後的抉擇是羅素「創造性的衝動」，那麼人類便有救了，世界從二十世紀開始將會慢慢地成爲人間的天堂；但是要是人類抉擇的是專制獨裁者「破壞性的衝動」，那麼二十世紀很可能就是人類歷史的休止符。前幾年當有人問他如何解決二十世紀的人類危機時，羅素回答說：「說來也許你們會不相信，那便是耶穌基督的『愛』，」半世紀以來不斷地與教會爲敵，而被教會視爲異端的他，其實內心却是基督愛的信仰者與奉行著，祇有天才才能瞭解天才，威爾·杜蘭特在他四十年前所作的「西洋哲學史話

」中，就曾寫道：「他（即羅素）虔信基督，且比那種口是心非的基督教徒較為真誠。」他之所以獻身於和平主義的運動，和聖女貞德一樣，也是聽到了上帝之聲（The Voice of God）的召喚，才毅然以天下為己任，所不同的是聖女貞德是為自己的民族爭生存，羅素是為全人類爭生存而反成為自己民族的敵人，但是幸而他生長在民主精神業已根深蒂固的英國，否則他很可能會遭受到與蘇格拉底同樣的命運，而死於自己同胞之手，相反的，在一九四九年喬治六世却把象徵英國最高榮譽的勳章頒贈給他，從這一點看來，我覺得人類還是有進步的。（至少在羅素的祖國是如此。）

今年他已經是九十五歲的老人了，一般人到了這個年齡，多半已經是目不明、耳不聰、心不靈了，但願這位二十世紀的服爾泰能够例外，能在最近的將來仍有啓示人類心靈的偉大著作問世。

在西方哲學史上，像羅素這樣可愛而平易近人的哲學家並不多，（雖然他也有其艱深的一面）而這本書也差不多可以說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可愛最平易近人的一部著作，只要有中學程度便可讀通。（當代許多哲學家的作品如懷海德、桑他耶那、柏格森、克羅齊、詹姆斯和杜威，差不多都要大學以上的程度才能分享他們智慧的結晶。）在歐美羅素的作品一出，不管是學術性的還是通俗性的，無不洛陽紙貴，名家爭相評介，現在摘錄幾段此書的評語如下：

伊本斯爵士說：「這是羅素最迷人最使人愉悅的作品之一。」

時與潮雜誌的評論是：「此書有雙重的優點，它不但供給我們快樂！因為羅素是極少數真正有寫作藝術涵養的哲學家之一；另一方面它也給我們有益的教誨！因為他經常是一位人道主義者，而且與當代許多最優秀的心靈都有深厚的友誼——羅素這些對師長、朋友與當代知名人物的回憶，使他充分地表現出他在輕鬆文體方面的天才與深刻的透察力。」

時代文學副刊上，一位權威的書評家說：「此書從頭到尾，無一不表現出作者淵博的學識、豐富的人生經驗和活潑的生命力，同時也使一位評論家比平時更覺察出自己能力的有限。在這些形形色色、多彩多姿的文章裏，他把諷刺性的幽默、心理學的透視、邏輯的敏銳與真摯的人情味融合在一起。」

此書共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雖然名曰自述傳，但嚴格地說並不是自傳，而是對他一生的幾個重要階段，做吉光片羽式的回味，因此讀者若想進一步的瞭解羅素一生的心路歷程，必須看他的好友 Alan Wood 所著的 Bertrand Russell The Passionate Sceptic，這是一部評價很高的傳記，也是目前有關羅素的唯一的一部傳記，可惜尚未有中文譯本出現。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從這些吉光片羽，瞭解羅素一生的梗概，知道他為什麼要由數學轉攻哲學？那些人對他有過大影響？是什麼因素促使他成爲一位和平主義運動的先鋒？他八十多年來的信仰與希望有什麼改變沒有？以及雖然整天口不離煙斗，爲什麼還能創下哲學家中最高的享壽記錄？

第二部故友回憶集，由英文書名即可知是本書的精華所在，正如胡適之先生在中國一樣——他

幾乎接觸過所有當代中國第一流的才智之士，羅素也幾乎接觸過所有當代世界性的才智之士，這一點是我個人最羨慕羅素的地方，而且他是以完全平等的地位與這些二十世紀的精華人物相交往，除了本書這十位英國近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外，像愛因斯坦、杜威、史懷哲、羅曼羅蘭、柏格森、艾略特、維根斯坦、邱吉爾、赫胥黎兄弟，無一不是他或深或淺的朋友，羅素的心靈像浩瀚的大海一樣，足以包容他所接觸過的所有優秀人物的性靈精華；同時他也是一位極重感情的朋友，與朋友談天論辯構成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美妙的時光，但是他有一位至死不渝的愛人——真理，在「真理」與「友情」發生衝突的時候，他最後總是忍痛地犧牲了友情的歡樂，而選擇了孤獨的真理，最明顯的一例是，他在「布爾雪維克的理論與實際」一書中，把抨擊共產主義的見解全部流露出來後，竟觸怒了一些原先非常要好的左傾朋友如查理·曲範良等，數十年後，當共產黨的猙獰面目為舉世所知時，查理·曲範良才自動與之恢復友誼，爲了他的先知先覺的預言與判斷，他有時付出的代價真是太大也。他的這些憶故文集，與普通的傳記不太一樣，他是以史記的筆法，在追憶與他們交往的幾個精彩片段，並刻劃出他們最突出而不易爲人察覺的獨特個性，同時對他們的成就，也有客觀公正的評價，爲了使讀者，對這些人物的生平有進一步的瞭解，譯者特別增加了一點編年體式的簡介，希望不致使讀者產生畫蛇添足之感，後面所附的書目，一方面是讓想進一步瞭解他們的讀者做參考，另一方面也趁此檢討我們翻譯西洋名著的工作究竟做了多少，「※」是表示已有中譯本，懷海德與桑他耶那都是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史上名列十大的哲學大師，

但是他們的作品，我們連一本也沒有譯介過來，康拉德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海洋文學作家與二十世紀的文學巨子，中譯本也是一本也沒有；至於勞倫斯、威爾斯與史特拉屈這些二十世紀公認的文壇巨擘，在他們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只有一到二部有中譯本而已，祇有蕭伯納與羅素比較幸運，已有十多部著作有中譯本，在中國，這是僅次於莎士比亞的記錄，西方哲學家中有最多的中文譯本問世的，目前似乎是羅素居冠，但是比起日本的全集翻譯，尚有很大的距離，希望我們這一代的有心人，能趕快彌補這個中西文化的大鴻溝，才能早日達到胡適博士所預期的第三次文化的大結合。

第三部份論文集，每一篇都是輕鬆有趣而充滿智慧的靈光之作。在「我如何寫作」一文中，他告訴我們，他如何把佛洛伊德的潛意識應用到寫作上去；在「知識與智慧」中，他啓示我們這是一個智識大量進步而缺乏智慧的時代，並告訴我們如何去追求智慧的方法；羅素晚年對哲學未能救世頗感失望，但是在早期他對哲學的價值却充滿着高貴的信心：「哲學豐富了智慧的想像力，並且減少，我們獨斷的自信……更由於哲學所思索的宇宙的偉大，我們的心靈也變得偉大，並進而可能與宇宙相結合而構成宇宙中的至高至善，」五四時代中國第一流的人才大部份都是攻哲學的，也許與這篇文章多少有點關係。接着他在「科學研究與倫理觀念」中告訴我們，在這個原子的時代，科學工作者，也必須有倫理觀念，才能使科學的研究成果成爲人類幸福的源泉。其次要是人人都有正確的判斷力，那麼惡人當政的事，也許會在歷史上成爲陳跡。從「我爲何反對共

「產主義」一文，我們知道了羅素自一八九六年開始就已經是馬克斯主義的死對頭，要在今日評判馬克斯主義和共產黨的罪惡那是輕而易舉之事，但是要在半世紀之前就一針見血地做到這一點，他可能是西方知識份子中之第一人，難怪毛子水教授會說「讀了羅素的文章而猶迷信共產主義的，那祇能算是終身不靈的人了。」〔毛子水教授是指「爲懶散頌」裏邊的「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一文〕但是他除了批評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的禍患以外，也建設性地提出了什麼才是我們這一時代所需要的哲學。羅素不管他是做爲自由主義者、唯智主義者、經驗主義者、國際主義者或疑慮主義者，他始終有一個最大的希望，那便是期待全人類能快樂地生活，他一生工作的最後目標也是在此，所以除了這篇短文外他特別寫了一部「幸福之路」，這一類書在西方很多，但似乎沒有一本會比他分析的更深刻。歌德在他的浮士德裏，最後的尾聲是「啊！生命多美呀！」貝多芬在他最後一首交響曲裏，宣揚了歡樂的福音，他們這三位時代的先知，最後都從懷疑的道路走上信仰的大道，並給繼往開來的人類，做最後理想主義的奉獻：「人類必須共同携手起來，建立充滿和平、幸福與自由的大同世界。」

身爲二十世紀一份子的我們也不必因爲他是時代的先知，就盡信他所說的話，（事實上羅素本身也不希望我們如此，他要的是每一個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但是至少我們必須感激他多年來啓發智慧、指示光明之路所作的奉獻精神，他所提示的四大希望，確實可以做爲二十世紀全人類努力的指標，這四大希望是：

① 希望我們人類有避免災禍尋求安全與和平的能力，例如能避免威脅人類存亡的核子戰爭。

② 希望能消滅全球的貧窮。

③ 希望透過和平與經濟的繁榮，使人類的容忍精神與仁慈的感情能普遍地滋長出來。

④ 在不傷害社會的原則下，使個人有充分發揮其創造力的機會。

問題是不知道人類什麼時候才會進化到，肯多聽智慧的哲人的話，而少聽野心的政客及庸俗的商人的話？但願愛因斯坦的預言是錯誤的：「第四次世界大戰時，人類的武器將是石頭。」而羅素的預言是正確的：「我相信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不是在過去，而是在未來。」

羅素回憶集 目錄

譯者序：

羅素著作一覽表。

第一部份：羅素自述傳

一、我的一生。·····	一
二、自述六篇：·····	一四
(1) 爲什麼我選擇了哲學。·····	一四
(2) 我與哲學的一些接觸。·····	一九
(3)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個和平主義者的經驗。·····	二七
(4) 由邏輯到政治。·····	三二
(5) 我的信仰。·····	三七
(6) 我的希望。·····	四二
三、如何過老年人的生活。·····	四九
四、八十生日的回顧。·····	五三

第二部份：故友回憶集

一、憶一八九〇年代的劍橋師長。·····	五九
二、憶劍橋同窗。·····	六五
三、憶懷海德。·····	七二
四、憶桑他耶那。·····	八二
五、憶勞倫斯。·····	九四
六、憶康拉德。·····	一〇七
七、憶蕭伯納。·····	一一七
八、憶威爾斯。·····	一三三
九、憶韋伯夫婦。·····	一四八
十、憶凱恩斯及史特拉屈。·····	一五六
第三部份：論文集	
一、我如何寫作。·····	一六七
二、知識與智慧。·····	一七二
三、哲學的價值。·····	一七六

四、科學研究與倫理觀念。·····	一八四
五、如何磨銳你的判斷力。·····	一九〇
六、我爲何反對共產主義。·····	一九三
七、我們這一時代所需要的哲學。·····	一九六
八、快樂之道。·····	二〇二
附羅素著作一覽表·····	二〇八

一、我的一生

出生在一九一四年以後的人，很不容易瞭解今日的世界和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時的世界是如何的不同，其間的變動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我雖然老邁，但我總盡力使我自己能習慣於生活在原子彈的世界中，在這一世界裏，古代的帝國已如晨霧般地逝去了，同時我們也必須在亞洲共產黨的陰謀詭計和狂妄自用的情勢下求得適應。這世界和我年輕時候的那一世界截然不同，那時的生活方式與各種制度現在還留下來，可謂已經不多了，因此一個老人生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實在是件特別困難的事情。我是在充滿着英國式的傳統氣氛中長大的，我在尚未能記憶之前，父母就雙亡，因此我是由我的祖父母撫養長大的。

我的祖父約翰·羅素生于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初期，他在拿破崙仍然在位時，便進入英國國會，在政治上他是隸屬於自由黨，他認為英國人敵視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殊為過份，曾去阿爾巴哈訪拿破崙，是他導致一八三二年的改革，使英國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在墨西哥戰爭期間，他曾任首相，那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期。我的祖父他繼承了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時代，他祖先的奇特個性——即貴族的自由主義，事實上這貴族的自由主義，已經成爲我們羅素家族的傳統，在理論上我被教養成爲一個共和主義者，也就是說準備去容忍一種君權制的存在，只要這個君權政府能爲人民服務，而且人民若有不滿，可以有權罷免它。我的祖父，不管別人怎麼說，他經常把他

這個觀點向維多利亞女王解釋，而女王並不經常同情他的見解，但是無論如何，女王賜給他墜落于李察孟特公園內的那座房子，而我的童年就是在此渡過。在這種環境下，我感染了某些政治原則與政治希望，而大體上我在一生中皆能堅持我的這些政治原則，但是在政治希望方面則偶而會被迫放棄，在維多利亞時代一般人的觀念是希望全世界各地能在循序中尋求進步，不要革命，同時逐漸地使戰爭絕跡，把議會政治逐步地擴大到那些尚未享受民主政治的不幸地區，可是我的祖母常常爲此大笑，因爲有一次她對俄國大使說：「也許有一天你們俄國會有一個議會的。」那位大使回答：「我的羅素夫人，上帝也不許有那樣的事。」除了這句話裏的上帝這一字以外，今天的俄國大使仍然會作同樣的答覆，不過那祇是假設，一切會逐漸改變形勢的。那時候人們的希望，現在看起來似乎有點可笑，他們想要民主，但是另一方面却認爲必須經常聽從明智與富有經驗的貴族底勸告；他們希望帝國主義的消失，但另一方面却希望英國自動停止統治的那些亞、非國家，能學習英國上、下二院分別代表貴族與平民的議會制度，而產生狄士累利與格萊斯頓那種議場上的熱烈爭辯。總之，那個時代是屬於現在看來彷彿很悠遠的一個時代，而且我年輕時的世界，是一個安穩的世界，在那一世界裏的一切事物，現在雖已消滅，但當時一般人總認爲是會永遠存在的，他們不明白一切會逝去的，英國人的確認爲英國海軍霸權是一項自然的法則，英國艦隊在統治海上的權力，我們不會想到這一情勢會停止的。

人家告訴我俾斯麥是一個流氓，不過另一方面大家都承認歌德和席勒的精神影響會逐漸把德

國帶回到更文明的觀點上去。此外，我們認為德國祇是一個陸上的強國，它沒有海軍，而且事實上我們也不怕德國，那時候的政治輿論，比較有利於德國，而不利於法國，俾斯麥本人會把德國與英國比作一隻大象和一條鯨魚，雖然各具有驚人的威力，但彼此並無危害，這是他的感覺，我們那時候一點也不怕俾斯麥。

當時除開政治之外，整個家庭氣氛是一種清教徒的虔敬心情，極大的虔敬、極大的嚴肅，我們那時在每天早上八點鐘都有家庭祈禱，在家庭祈禱以前，我已經坐在鋼琴前面做過半小時的練習，這是我所埋怨的一件事，雖然家裏有八個僕人，但飲食却是經常像斯巴達式的簡陋，而且縱然如此，我還嚐不到呢，因為小孩子被認為不適宜吃美好的食物，例如，那時有米粉布丁和蘋果餡餅，成年人才能吃蘋果餅，我祇能吃米粉布丁。我們小孩必須一年到頭都洗冷水浴。當時的一切禮儀都極端的嚴肅，我祖母在七十歲之前，不吃過晚飯是不會靠在安樂椅上休息一會的，而喝酒與抽煙是被認為壞事，酒只是偶而有客人來訪時拿來招待賓客而已，唯一被讚美的東西是道德，但是這種道德往往是犧牲了智慧、健康、快樂和各種世俗的優點底產物。

我首先以「智慧」的名義下，開始反抗這種清教徒的氣氛，在這種環境下，我變成了一個孤獨、害羞和一本正經的年輕人，我似乎從未體驗過童年交友的樂趣，甚至連想都不敢想，但是還好我還有所喜愛，這時最吸引我的東西是數學，可是因為數學並不包含倫理的內涵，所以它的用處被懷疑了，後來我也對我家裏的神學觀念表示不同意，因此我長大以後，我對哲學愈來愈感興

趣，而哲學正是他們心目中深不以為然的東西，每一次有任何哲學的問題被提出時，他們總是不變地在重複這一句話：「心意是什麼？無關重要，物是什麼？不必介意。」〔What is mind? No matter.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當他們把這句話重覆了五、六十次之後，我不再覺得可笑了。

我在十八歲的時候進入劍橋大學，對我個人而言，劍橋是一個新的世界，我第一次遇到人家不認為我所思索的是一些可笑的事情，過去我在家裏的時候，習慣於不談我所真正思索的事情，因為他們對哲學似乎有所戒懼，因此只好保持緘默，以免便視爲瘋子，但是在劍橋這個新天地，談哲學談自己內心的思想，仍是一種最自然的娛樂，也是生活教育的一部份，過去我被迫生活在一種病態的氣氛中，在這裏各種不健全的道德往往被過份地強調，以致麻痺了智慧的發展，現在來到劍橋這個智慧被珍視，清晰的思想被認爲是好事的園地裏，真使我感到無比的欣喜，有人說：那些接受非傳統方式的教育的人，後來往往會無法適應新的世界，但是我個人從未有此經驗，在劍橋這個學術的新天地裏，我真是如魚得水，一點也沒有無法適應的感覺，我在劍橋的第一學期，就認識了一大羣人，他們都成爲我終生的摯友，而此後我再也不會忍受過童年時代那種難耐的孤寂。

我在劍橋三一學院的頭三年是從事于數學的研究，到第四年才改攻哲學，雖然小時候人家會向我說種種對哲學不懷好意的話，但是我覺得讀哲學是一樁充滿樂趣的事，哲學使我心靈的視覺